

#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及其对现代神学的影响

任俊红

**摘要：**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憧憬教会，立志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并为此做了多年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努力，在他早年的精神追求中有一个明确的神学纬度；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几次为神职工作所作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海德格尔被教会拒之门外。他个人的信仰也因其个人的心性及其外在的婚姻机缘使他从一个天主教徒改宗为上帝的自由信仰者，学习和研究工作也由神学转向哲学。

作为上帝自由信仰者的海德格尔并未放弃过对神学的关注和研究，在其中断天主教神学的研究之后，他仍然涉猎了诸如路德以及他自己同时代神学的著述，本体论和思辨神学之间的对峙便作为形而上学的建构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在马堡的最初时期，海德格尔还开设了讲解其神学研究作品的讲座，对早期基督教的生活经验进行了阐释。在他的许多研究作品中都包含着批判形而上学的神学思想，甚至在他不愿明确提到神学的许多哲学作品中，包括最著名的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都有着极其深厚的追求终极神意的大势态。其晚年的思想更加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中阐释了这种技术框架的危险及其拯救的可能性，更通过荷尔德林等诗人创构的诗境和现代技术造成的史境来阐发神的离去和再临的存在论含义，阐释了诗人及其诗歌的伟大作用，以及人应如何“等待”这个神或纯存在的生存势态。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神性的追求，但同样确真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处于生死之间的、充满了绝望、焦虑和希望的人生经历来追求神性。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蕴含的神学思想及其哲学思想对现代神学的影响都构成了海德格尔与现代神学的关系，海德格尔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现代神学界甚至是整个思想界关心和研究的热点，人们逐渐看清楚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珍贵思想，他关于存在的思想更是影响了诸如布尔特曼在内的许多存在主义神学家，甚至是整个存在主义神学流派的建构进程，可以说，海德格尔神学思想以及其哲学思想对现代神学思想的影响都成为现代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思想事件之一，马堡和弗莱堡的神学家都深受其思想影响，瑞士神学家奥特（Heinrich ott）甚至提出以海德格尔哲学改建系统神学的提案，引致德语神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热和一场海德格尔哲学与神学关系的论争。

作为终生都在思考“思”与“存在”的思想家，海德格尔一直都在思着关于存在及其存在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都是宗教、神学一直在关注着的，虽然他本人对神学的明确分析并不多见，在这样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时代，他宁愿选择与上帝相宜的缄默，至多是通过诗歌来表达他的宗教情怀，但其关于存在与思的思考及其自身思想的深邃性都启发着现代的神学研究者，同时也吸引着这些同样关注存在的后来者的探索和研究，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广泛的进行论述，希望从言说中获得关于海德格尔对上帝的缄默之思。

关键词：存在 思 信仰 上帝 形而上学 思辨神学 诗歌

# **The Theological theory of Heidegger and the impact on the modern Theology**

Ren Jun Hong

**Abstract:** Heidegger was born at a Catholic family, imagining church since the childhood, resolving to become a pastor who was respected by person, and for this effort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 which does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is an explicit theology degree of latitude in the spirit of his early years pursue; Because of the reason of the body, he several times for the absolute being officers and workers make of effort is eventually told with failure, Heidegger is excluded by the church. He personal faith also because of its personal disposition and the marriage chance , make he from a Catholic that for God of freedom's believing in , study and research also changed direction philosophy by theology.

Be free God belief person, he have not had given up to theology behind the research judging Catholic theology among them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study, he has still dabbled in morals and himself road coeval theology author's work, ontology and confronting each other for between analyzing theology mentally have entered his ken such as just as the metaphysics construction. And, in Macao's initial period, Heidegger has established the lecture explaining that whose theology studies work's , Christian experience of life has been in progress to early phase expound. Be containing the theology thought criticizing metaphysics in many work studying of him, even in a lot of philosophy work being reluctant to mention theology definitely in him, magical intention of paroxysm general trend of events includes the most famous philosophy great work "existence and time " , all has extremely deep running after state. Whose old age thought shows solicitude for modernist's liv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correct the danger having expounded this technology frame i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iticizing and their possibility saving, the existence more, and being going again to come to elucidate magical going the history boundary that the poem boundary and modern technology by the fact that Headline waits for a poet to establish structure bring about comments on import , how the great effect, and person having expounded poet and their poetry and song should "wait for this magical or pure existence survival power state". Running after being able to say Heidegger had not had waiver all along to deity,

but same indeed true be, he between departure not surpassing all along be in life and death , come to run after deity having been full of the life experience despaired , feeling anxious and hoping.

The theology thought that Heidegger contains in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their impact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ver modern theology has all composed Heidegger and modern theology relation , that Heidegger and Christian relation become modern magical educational circles has been entire thought boundary regard and the hot spot studying even , people has looked at the careful thought having understood this what great thinker thought middle implication gradually , his thought about existence has also been the theologian who has affected that Bargeman is such as inclusive many existentialisms, construction course being entire existential theology school even, that is to say the impact of Heidegger theology thought and who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ver modern theology thought all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event that modern Christianity studies, both Macao and Flatboat's theologian be affected very much by whose thought, Heinrich ott brings forward the Switzerland theologian even rebuilding system theology motion with Heidegger philosophy, Heidegger philosophy warm and the theology relation debate stretching causing magical educational circles of German.

As the thinker who "thinking of" in the thinking with "existence" all self's life, Heidegger is thinking of about existence person's problem always all , though I analyze not many ideas to the theology making clear that, before a such times easy to be misunderstood, he would rather choose keeping silent suitable for God , is by expressing his religion feelings coming poetry and song at most, The person thinks deeply that are all enlightening the modern theology researcher but and their self thought deep about existence is full of beard , probe and study to be attracting the latecomer that we there exist in these same attention's at the same time also, ma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o such an extent even we have to.

**Keywords:** being thinking faith God metaphysics theology poem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仇俊红 日期： 2017.5.24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同意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陕西师范大学。本人保证毕业离校后，发表本论文或使用本论文成果时署名单位仍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它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作者签名： 仇俊红 日期： 2017.5.24

# 导 论

## 一、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马丁·海德格尔 (Mart Heidegger) 是二十世纪闪耀不尽的思想大杰, 在他逝世之际 (1976 年 5 月 26 日), 许多法国哲学家断言, “如果说十七世纪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时代, 那么, 海德格尔将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王国。”<sup>①</sup>但是, 要为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还是困难的。一位造诣颇深的犹太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说, 纵观二十世纪的全部哲学, 海德格尔一直是“思想的神秘主宰者”; 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早期的朋友, 德国哲学家 loewith 在谈到对海德格尔时说: “教育使海德格尔成为天主教耶稣会的成员; 反抗精神使他由天主教徒变成新教徒; 专业训练使他成为经院教义学家; 生活经验使他成为生存论实用主义者; 传统使他成为神学家; 学术研究使他成为无神论者”。<sup>②</sup>如果我们说海德格尔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很多人都能讲出许多海德格尔著名的哲学思想来论证这个观点, 但如果我们要谈论海德格尔的神学思想, 恐怕就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 甚至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层面, 但这一点无论对于海德格尔本人还是现代基督教神学研究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被逐出神学的人, 他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 从小憧憬教会, 立志成为一名像亚伯拉罕·圣·克拉拉 (Abraham A Santa Clara) 那样备受尊敬的、有着巨大声望的大牧师, 并为此做了多年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努力, 也就是说, 在他早年的精神追求中有一个明确的神学纬度。但由于身体的缘故, 海德格尔一再被教会拒之门外, 由神学的学习转向了哲学研究, 这对“矢志神职”的海德格尔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但他并未放弃过对神学的关注和研究, 自 1927 年开始发表的早期作品, 尽管不明确的提及神学问题, 却有着极深厚的追求终极神意的大势态; 在发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海德格尔很少在公开出版物中清楚地显露他的思想事业与“神”这个词所代表的精神追求的内在关系, 以至于不少评论家将他视为与克尔凯戈尔和雅斯贝尔斯不同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sup>③</sup>; 从三十年代开始, 他的著作中又出现了“神”这个词。然而, 他这时已处于《存在与时间》之后的思想阶段, 已不再通过基督教神学的语境和基督再临等问题来讲神, 而是通过荷尔德林等诗人创构的诗境和现代技术

①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7 页。

②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0 页。

③ 应该说，这个称呼中的三个词没有一个真正适合于他。参见李平《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造成的史境来阐发神的离去和再临的存在论含义，以及人应如何“等待”这个神或纯存在的生存势态。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神性的追求，但同样确真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处于生死之间的、充满了绝望、焦虑和希望的人生经历来追求神性。

纵观海德格尔的一生，“他的思想中一直有一条神学思想在颤动，而且几经转变，在这一意义上讲，谈论海德格尔的神学，是有足够理由的。”<sup>①</sup>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sup>②</sup>更为大胆地断言：“海德格尔曾深受神学理论的熏陶，并始终保持着一个神学家的形象。因此，他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虔信主义、经院哲学和路德教义的浸染，他的学说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神学。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些研究更为深入，论述更为系统的神学理论。……海德格尔的哲学、社会学甚至在更难以理解的层次上，他的政治学，体现或连接着后神学或神学以后的思想。这种后神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中最为活跃的因素。”<sup>③</sup>不仅如此，海德格尔与现代神学的关系以及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对现代神学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现代基督教神学的重要问题。就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神学的影响，是现代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事件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尔特曼的解释学神学就采纳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某些基本思想，不过并未在神学界形成海德格尔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瑞士神学家奥特（Henrich ott）提出以海德格尔哲学改建系统神学的提案，引致德语神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热和一场海德格尔哲学与神学关系的论争。

此篇论文以海德格尔神学思想研究为论题，主要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以及其思想对现代神学的影响。一方面意在研究贯穿其一生的神学思想和宗教情怀，以便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这位毕生都在思想着的大师；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神学思想的已有和可能有的影响已经成为现代神学思想的一个大事件，研究这一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可以由此搞清楚基督教神学在与现代哲学的沟通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激发出了哪些神学的现代性问题。

## 二、论题的学术研究现状

### 1、国际研究现状：

海德格尔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它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广泛的、富有成果的研究，由于其本身的宗教背景，哲学思想中的神学之维及其对现代神学的影响，国外哲学界和神学界的许多学者都对海德格

① 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导言第3页

②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有12万多字的《海德格尔》。

③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尔的神学思想进行了专门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尤其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哲学研究学院都有专门的海德格尔研究所，海德格尔曾经任教的马堡和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深受其影响，例如布尔特曼的解释学神学就采纳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某些基本思想，他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感谢与海德格尔在马堡度过的学习和研究生生活，但由于布尔特曼对海德格尔研究的片面性，并未引起整个西方学术界对海德格尔的过分关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致力于后期海德格尔研究的、布尔特曼和巴特的学生、瑞士神学家奥特（Henreich ott）推出以海德格尔哲学改建系统神学的提案，引致德语神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热和一场海德格尔哲学与神学关系的论争。

以西文出版的研究海德格尔的单本著作已逾千本，西方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其神学思想及其与现代神学关系的研究。例如当代新教神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云格尔（E.Jungel）的论文《与上帝的缄默——海德格尔的邻近思和神学》（本文为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于海德格尔逝世一周年（1977年5月）之际刊出的系列文章之一）。著名的后期海德格尔研究者、瑞士神学家奥特（H.Ott）的著作《思想与存在——海德格尔的道路与神学的道路》和《思想与存在》，在《什么是系统神学》中谈论海德格尔之思与基督教教义自我解释之关系。麦奎利（John Macquarrie）于1993年-1994年在牛津大学的 Hensley Henson Lectures 中作了《海德格尔与基督教》为题的系列报告，在《海德格尔与基督教》中，麦奎利在考察海德格尔思想进程中可能与基督教神学相关的因素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为基督教哲学是错误的——或许根本没有基督教哲学这回事。但是它可以在一种与基督教信仰相容的方式下得到诠释，它也能够产生信仰的重要洞见。”<sup>①</sup>他还在《追求神性》一书中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辩证神论（dialectical theism）相亲近，在《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的考察》中更是明确声称“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语言转向存在论语言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能够接受他，它将构成一种神学语言的模式或典范”<sup>②</sup>George Kovacs 在《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上帝问题》一书中，强调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思想与上帝问题之间的联系。此外，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们成立了国际海德格尔学会，其成员不仅有欧美的学者，而且也有亚洲如韩国、日本的专家。他们以德文、英文、法文三种文字出版季刊《海德格尔研究》，定期地举办讨论海德格尔思想的会议。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还可以从他之后的哲学代表人物显

---

① 陈立胜《从盼望的立场看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神学之维及其问题》，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基督教研究》第四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76页。

② 麦奎利《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考察》，安庆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现出来。如伽达默尔是德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罗蒂是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德里达是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这些人虽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但是与海德格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自身也可以说是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如德里达一直强调重读海德格尔，并有数本解读海德格尔的专著。

## 2、国内研究现状

随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通义》中译本 1898 年的出版，西方哲学的重要著作开始陆续被引入汉语学界，其中也包括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如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等。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思想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则开始得较迟，并且从总体上看发展也相对缓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三位学者在德国接触过早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他们是：沈有鼎，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熊伟，归国后先在南京大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萧师毅，他在 1946 年期间曾帮助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归国后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在六十年代，关于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开始出版，1963 年，在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文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部分中译；1964 年，在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节译。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较为广泛的传播和研究是在 1978 年之后，很多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参考资料以及大学教科书中也载入了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介绍文字，例如在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1980 年），关于海德格尔的章节由熊伟撰写。而对海德格尔经典著作的中文翻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开始，例如由陈嘉映和王庆节翻译、熊伟校对的《存在与时间》（北京，1987 年）。在此后的几年里，大陆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著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丛书》之一的《海德格尔》（（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riner），他站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高度，对海德格尔思想产生的根源、时代背景，以及海德格尔思想所具有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同时又是极大胆的解析；在九十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更广泛和全面的传播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研究性著作也很多，例如由商务印书馆在 1996 年出版的《我知道什么》百科知识丛书之一的《海德格尔》（（法）阿兰·布托 Alain Boutot），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从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始，就海德格尔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次年出版了（德）瓦尔特·比梅尔（Walter Biemel）所著的《海德格尔》，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开始，继而转向对“真理”（无蔽）的追问。此外还有很多较有份量的海德格尔研究专著和研究文集也陆续问世。

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归诸于熊伟，他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逝世于1994年。在海德格尔研究的初期，人们主要是对早期的海德格尔感兴趣。其原因首先在于，此时在中国的各个图书馆中还不具备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第一、二手资料。因此，在“文革”期间，研究者们没有可能掌握西方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熟悉陆续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并将其中的一些翻译成中文。值得注意的是孙周兴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翻译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尽管海德格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存在与时间》，但较之于早期海德格尔，后期海德格尔如今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在文学界，要更为普及和知名。这可能是因为，在后期海德格尔与传统中国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在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方面的平行性，它使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者和接受者容易对海德格尔产生一种亲近感。在熊伟先生逝世后，北京现象学研究中心的张祥龙教授、靳希平教授继续进行海德格尔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树立了一定的声誉。

关于海德格尔神学研究，在国内还没有很多的成果，甚至没有一本专门论著，但很多的海德格尔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出版了很多介绍性的著作，例如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卷），专门列出了第四编神学之维，收录了与海德格尔神学思想相关的三篇原著。由刘小枫选编，孙周兴等译，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之《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收入了两篇海德格尔关于哲学与神学关系的文章，八篇国外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的论文，他们或讨论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或论述了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神学思想已有和可能有的影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张祥龙教授的著作《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主要讨论了海德格尔晚年的宗教情怀、对中国道教的兴趣以及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道教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靳希平著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详实了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李平的《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较为详细的叙述了海德格尔从童年时对教会的向往，及其后来思想和著作中的神学之维。此外，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熊伟、孙周兴、陈嘉映、张祥龙、靳希平、彭富春、叶秀山、张汝伦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提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以及其思想对现代基督教神学研究现有和将有的影响。这些论著或者观点都成为研究海德格尔神学思想的领路人和最宝贵的资料。

#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宗教背景

## 第一节 家庭及其童年的时代背景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 年 9 月 26 日出生在德国西部巴登地区的一个叫 Messkirch (梅斯基尔希)<sup>①</sup> 的乡间小镇, 一户虔诚而贫穷的天主教家庭, 外祖父家祖上数几辈都是地道的农民, 祖父是鞋匠, 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镇上圣马丁天主教堂的司事, 这是一种管理教堂杂务的低级神职工作, 负责敲钟、看守教堂、挖掘坟墓、辅助神父做弥撒等, 除此之外, 老海德格尔还要做箍桶木工, 以维持生计。母亲约翰娜·肯普福·海德格尔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海德格尔的幼年时期生活在复杂的宗教斗争中, 其中 1870 年的天主教分裂事件<sup>②</sup>对海德格尔及其全家的影响最大、最直接。由于巴登州政府是中产阶级民主政府, 支持富人的正统天主教派, 而由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聚集的旧天主教派受到排挤和欺辱, 海德格尔一家也由原先舒适的古老司事房搬到阴暗的储藏库的厢房, 海德格尔就在这里降生并受洗。社会上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旧天主教家庭的贫苦孩子们经常受到那些生活优裕、富人感很强的孩子们的戏弄、孤立和殴打。这些宗教教派的矛盾、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都在海德格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虽然在海德格尔 6 岁时宗教纠纷有所缓和, 海德格尔一家又重新回到老教堂的住所, 但贫穷并没有告别海德格尔一家, 要改变命运并不容易。在二十世纪文化落后的德国南方, 农民中的穷人家的孩子想受高等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中有天赋者欲摆脱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命运, 跻身上流社会, 只有一条出路: 跻身教会, 在教会的资助下, 受教育, 当牧师。海德格尔走的正是这条路, 在他 14 岁以优异成绩从乡镇小学毕业之后, 家里根本无力再支持他的学业。天资聪颖的海德格尔并没有放弃对于神职的向往, 便跟随着私人教师学习拉丁文, 而天主教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中, 也更加清醒

---

① 麦式教堂之意, Messkirch 中的 kirch 的本义就是教堂。西方的中世纪文化以天主教为中心, 欧洲的许多城镇都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教堂的建立而形成的。梅斯基尔希也不例外, 公元 7 世纪, 一个姓 Masso 的人在这里建起一座教堂, 向周围的村民传播“福音”, 四乡八邻的人们便常常聚到这里听布道, 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

② 1870 年罗马教皇主持召开了天主教大工会, 通过并颁布了一条新的教义、宣布教皇具有同天主教相类似的绝对权威、永无谬误。新教义的颁布在天主教地区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教会中有人支持教皇, 有人反对。于是, 地方教会分裂成两派, 支持教皇颁布的新教义的牧师和教民成立了正统天主教教会, 那些反对这一教义的牧师和教民则成了异端, 被称为旧天主教教派, 因为他们只承认 1870 年以前的老教义。这场纠纷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平息。但是这场纠纷在今天只具有单纯的神学和宗教的意义, 纯粹是教会内部的纠纷, 可是在 19 世纪末却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内容。当时于罗马分庭抗礼的地方教会领导下的大多是穷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而顺从教廷信奉新教教义的是少数巨富、商贾、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城市居民, 新旧教会的对立把社会清楚地划分为贫富两大阵营。

地意识到培养自己后备力量的重要性。于是在教会的资助下，海德格尔到康斯坦茨学习，为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进行知识的储备和锻炼。

## 第二节 亚伯拉罕崇拜

亚伯拉罕（A Sancta Clara）是海德格尔享誉世界之前，Messkirch 最令人敬仰的人，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与海德格尔毕业于同一所小学，后进入耶稣会见习修士团学习，因其口才极好，布道精彩动人，被皇家聘为宫廷牧师，是欧洲德语区最知名的布道者，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牧师，享誉乡里。这位同乡、校友、故乡唯一的世界级名人成为海德格尔的崇拜对象，相似的家庭状况及社会地位，同样的生活经历和职业道路，更激发了海德格尔成为第二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光辉的未来，更加坚定了对神职的追求。可以说，亚伯拉罕影响了海德格尔的一生，是海德格尔从小到老的崇拜对象。

当 1909 年年底海德格尔获准进入大学，刚刚成为天主教神学系的学生时，就积极投入到“亚伯拉罕文化”倡导者的行列，参与和领导了亚伯拉罕崇拜活动<sup>①</sup>，作为保守派<sup>②</sup>发表公开演讲，站在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一边，为保护传统文化而斗争，海德格尔把亚伯拉罕称之为“人民的教师”，赞扬有大自然的陶冶和朴拙的农民培育出来的亚伯拉罕精神，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尖刻的抨击。21 岁的海德格尔置世风于不顾，不去趋骛现代城市生活的物质享受，不为光怪陆离的现代思想所引诱，义无反顾地去维护自中世纪延续下来，残存在山野村夫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海德格尔后来发展出的整个思想，都是在这一腔激情的驱动下完成的。<sup>③</sup>海德格尔对亚伯拉罕的崇敬之心一直保持到晚年，1964 年海德格尔在家乡的小学同学会上作了关于亚伯拉罕的报告，尽管经过了 50 多年的风雨沧桑，其宗教信仰也经历了苦痛的巨变，<sup>④</sup>对亚伯拉罕的理解也由用自然和民风民俗来诠释发展到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危机来诠释，但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崇拜并没有丝毫减弱。

海德格尔对于神职的理想，主要是建立在对于亚伯拉罕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

① 海德格尔参与和领导的亚伯拉罕崇拜运动有其政治文化背景，当时德国天主教内部存在着极端保守的统一派同现代派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教会对待现代文化的所应采取的态度以及怎样处理教会、教义同现代文化的冲突。保守派认为，在文化斗争中已经处于劣势的天主教必须回到天主教文化的源头去汲取力量以求获得新生。而现代派则主张天主教应该顺应现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修正天主教的教规、教义。保守派受到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公开支持。

② 后来海德格尔改变正统天主教保守派的立场，但试图通过追根溯源，保护和复兴传统文化，以抵制和限制现代文明对人性的侵蚀，却成了海德格尔终生不渝的思想倾向。参见勒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年版。

③ 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 页。

④ 由天主教徒转变为上帝的自由信仰者，详见本文第一章第四节：信仰改宗。

在他狂热地提倡“亚伯拉罕文化”之后，亚伯拉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理想”，而完全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可以说，这时的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文化渊源已经渗入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之中了。不仅如此，亚伯拉罕思想中的重要范畴：“贫穷与富有”、“世俗生活与虚无性（Nichtigkeit）”、“死亡”、“良知（Das Gewissen）”等，后来均成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可见，亚伯拉罕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不只限于教派和同乡的认同以及神职的追求，还深深的影响了海德格尔关注的思想领域，使其终生都在寻求西方思想的真正源头，以扭转其颓势。

### 第三节 神职追求到哲学研究

中学时期的海德格尔并没有丝毫放弃神学而从事哲学研究的念头，进入教会，献身上帝，始终是少年海德格尔不渝的志向。正如海德格尔中学毕业的评语<sup>①</sup>所预言的，1909年9月30日海德格尔正式加入耶稣会，在奥地利弗尔德基文希当上了见习修士，但由于心脏病和精神性心率紊乱，身体条件不符合当耶稣会员的要求，同年10月13日又被耶稣会解除会籍。同年年底他转入弗莱堡大学神学系，继续坚持从事神职工作所要求的各科的学习，再一次向神职发起冲锋。作为神学系的学生，海德格尔站在正统天主教的立场上鼓吹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批判无神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规劝读者重新回到基督教的怀抱。三个学期后，海德格尔又因多年过渡的体育活动引发心脏病突然加重，于1911年2月被神学系中断学业，不得不又返回到家乡梅斯基尔希休养，至此海德格尔从事神职工作的愿望彻底成为了泡影。实际上，海德格尔放弃神学的学习，只是放弃了从事神职的理想，放弃了今后进教会的职业选择，而并没有真正放弃神学。事实上，他在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神学的关注。1911年秋天，当海德格尔重新返回弗莱堡大学，在自然科学——数学系注册时，他依然关注着神学，但这时的神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性的，而几乎成了哲学的一部分，他继续选修布莱格的教义学，但从中体会到的是黑格尔和谢林的思想。

在弗莱堡神学学习期间，海德格尔得以聆听卡尔·布莱格（C.Braig）<sup>②</sup>教授的

---

① “有天赋，学习努力，品行端正。性格已趋于成熟，学习也具有独立性，爱好德国文学，甚至牺牲其它专业的学习来阅读大量文献。矢志神职，选择坚定，且有做僧侣的倾向，极有可能申请加入耶稣会。”参见新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 布莱格是一位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us）的神学家。这里讲的现代主义主要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一些天主教学者发动的传统教义和教会权威置疑的运动，涉及教会史、圣经评断、哲学和神学等方面。自罗马教廷1907年发表《斥现代主义》和《牧吾羊语》两个通谕以后，这种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争已不仅限于天主教范围。反现代主义者不只是维护传统教义和教阶制，而是对整个现代文化的某些理论前提提出批评。因此，在现代主义看来，反现代主义无异于反对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启蒙精神、人道主义和每一种进步观的蒙昧主义。

讲课，布莱格讲授系统神学，是图宾根思辨学派<sup>①</sup>传统的最后子遗，这些授课，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决定性的”，是布莱格让他接受了到事情本身去，而不只是与认识中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框架中的实在打交道的观点和倾向。同时，海德格尔的这种“绝对实在观”或“对存在本身的要求”具有一个“视域”（Horizont,Hinsicht）或“境域”（Gegend）构成的眼光，而非一般的“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可比，他的这些倾向完全不拘限在天主教的问题范围和视野之内。总之，三个学期的神学学习和训练，虽然没有使海德格尔走向自己向往已久的神职工作，却引领给了海德格尔走向了另一条路。从海德格尔本人的回忆中我们得知，神学学习给他最重要的东西是“解释学”（Hemeneutik, 又译为“诠释学”），“解释学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讲是从我的神学学习中得以接触的。那时，我特别为圣经语词与神学-思辨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所激动。而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属同类。没有这种背景，我绝不会走上思想之路。”<sup>②</sup>

总之，海德格尔一直向往神职，进行了专门的知识训练和多年的思想准备，但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虽然没有放弃神学关注，但已逐渐转入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实现了神学向哲学的思想转变。但在其哲学修习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是耶稣会式的，随后，海德格尔的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众所周知的致命攻击，这当然也包含着对经院—思辨神学传统的攻击。结果，海德格尔的哲学便带有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神学气息。海德格尔从一个耶稣会式的哲学家到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神学气蕴去思想，与其经历的基督教内部信仰改宗有密切的关系。

#### 第四节 信仰的改宗

海德格尔脱离教派教义规定的信仰，通过自己切身体验重新获得信仰，这种从教派性信仰改宗为个体信仰最终是由其个体心性决定的，但其妻为他打开了新教神学的书卷，婚姻是其相当重要的外在机缘。

海德格尔的童年是在教会紧密团结的大家庭里度过的，也是在教会漫长而黑暗的争斗中度过的。在他的心中，既有对教会的感激之情，同样也有对教会的愤恨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与愤满之情的冲突与取舍，就造就了海德格尔对神学的执著与反叛。<sup>③</sup>在旧天主教会被迫害的岁月里，广大贫苦教民的斗争精神和不满情绪在海德格尔的心中产生了影响，而越来越突出的教会专制思想在逐渐成熟的海德

① 这个学派通过与黑格尔和谢林的对话而给天主教神学以意义和视野。

②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6页。

③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格尔心目中，也越来越面目可憎。当1914年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的思想为天主教的官方思想和理论基础，是判断一切思想真伪的唯一标准时，海德格尔对教会的二心越发严重。

1916年，27岁的海德格尔与出身于一个普鲁士高级军官家庭的大学生、路德新教教徒佩特蒂相识并很快决定结婚，但在历史上教会之争频频不断的德国，异教通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已经对教会心灰意冷的海德格尔坚持要举行婚礼，并于1917年7月，在佩特蒂宣称“准备皈依天主教”、分属不同教派的双亲都不愿同时参加婚礼的情况下得以完婚。但是，婚后的海德格尔面临更大的社会和宗教压力，他与教会的矛盾和冲突彻底破坏了双方重新达成妥协的基础。

在海德格尔信仰改宗的过程中，阅读是重要的契机。路德宗信徒佩特蒂给海德格尔的思想世界带来了新教神学家的著作，海德格尔开始阅读路德和施莱尔马赫，甚至开始讲解施莱尔马赫的著作，经过两年的阅读和思考，海德格尔的天主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他们甚至决定不给自己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举行天主教洗礼，佩特蒂作为试探给天主教神学教授瑞博兹（Krebs）写信：

“我丈夫不再信奉他的宗教了，我从来没有信奉过天主教。在我们结婚时，就引起了他对宗教的怀疑，并开始破坏了他的信仰。……。我们在一起阅读、讨论、思考、祈祷，但结果是，我们现在是按照新教的方式进行思想了。也就是说，不受教会教条的约束，而去信奉上帝本人，以圣灵基督的精神向神祈祷，既不受基督教正统观念的束缚，也不受天主教的正统观念的约束。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是不真诚的。”<sup>①</sup>

佩特蒂的大胆申明并没有引起教会的反应，于是，海德格尔终于下定决心，于1919年1月19日，写信给瑞博兹教授说：

“对认识论以及历史认识的理论的洞见是天主教的“系统”对我成了问题，成了不可接受的东西——不是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成为不可接受的，当然，这是一种全新的意义上的基督教和形而上学。”<sup>②</sup>

表示自己正式退出天主教教会。青年海德格尔夫妇的信仰改宗不是教派性的，而是个体性的：从教派性信仰改宗为个体信仰，脱离教派教义规定的信仰，通过自己切身体验重新获得信仰。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场改宗仍然具有从天主教信仰向新教信仰转变的性质。在经历了两年的内心挣扎，彻底清理自己的哲学立场，海德格尔最终决定放弃整个天主教思想体系，遵从自己内心的呼召。从此，海德格尔的哲学不再以天主教

<sup>①</sup>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sup>②</sup>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信仰、而是以新教信仰为基础。另外，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与著名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退出教会已不至于会影响到他的生存，他仍然能够以哲学为“天职”。

就是在海德格尔信仰改宗的那一年，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出版。海德格尔读了这部引起广泛的思想震撼的论著后，进一步加固了自己的信仰改宗。他觉得自己的信仰认识与巴特的十分相契，开始阅读对巴特影响颇大的 F·Overbeck 的书，从此以后，海德格尔一直关注当时正在兴起的辩证神学的论述。

从 1909 年海德格尔成为耶稣会见习修士，到 1919 年海德格尔宣布正式退出天主教会，正好十年。在这十年中，海德格尔一方面经历了从向往神职到研究哲学的转变：从小的夙愿，数年对神学的研习，两次向神职的冲锋，终成失败。这对海德格尔无疑是人生重大的打击，但期间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和学习终究为他打开了人生最重要的那扇门，梦想破灭的同时也使他终于下定决心专心于哲学研究。另一方面经历了基督教内部信仰的改宗：在天主教庇护下长大的海德格尔，亲身体会过教会争斗的痛苦生活，而越来越专制的教会思想使其忍无可忍，与佩特蒂的婚姻更促使他下决心正式退出天主教会。而海德格尔的哲学也不再以天主教信仰而是以新教信仰为基础，他由原先的耶稣会式的哲学家转变为以路德和加尔文新教神学气蕴去思考问题的哲学家。

## 第二章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

海德格尔始终保持着对神学的兴趣，一方面是由于他早年被教会拒之门外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并非自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西方思想史上，神学和哲学时常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的，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是哲学家，而举凡有成就的哲学家又大多精通神学教义。所以，海德格尔在放弃神学学业转攻哲学之后，仍然选修了神学教义学课程。况且，海德格尔的哲学之路是由神学引入的<sup>①</sup>，若无经院思想的背景，海德格尔的哲学问题是不可能产生的。另外，早期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神学背景并不局限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天主教神学传统，其神学研习并没有因为转向哲学而终止。神学维度是海德格尔全部思想的动身处，他本人也曾明白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研究者因此很容易体会到他的思想中的神学之维。刘小枫就认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一直有

<sup>①</sup> 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280页。这里所谓的神学指的是经院传统的神学，托马斯·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天主教神学。



一条神学思想的线条在颤动，<sup>①</sup>甚至更清晰地延续到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中，海德格尔自己也说：“没有神学的来源我就决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而来源始终是未来。”<sup>②</sup>

## 第一节 早年以《宗教现象学》为主的神学思想

海德格尔这一神学研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1920年到1921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宗教现象学》、1921年夏季学期的讲课稿《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1918年到1919年拟开而未开设的《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讲课大纲。主要是对早期基督教信仰体验进行现象学解释。

### 一、《宗教现象学》中对早期基督教生命经验的现象学分析

海德格尔于1920年—1921年在弗莱堡大学开设的课程《宗教现象学》，是海德格尔神学论著中最细致、并带释经性质的著述，在这个冬季的讲座中，他试图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基督教生命经验的基本事件尝试作一种解释，以现象学的分析法呈示原初基督教生活经验中的信仰见证。通过对保罗所说的“恩典时刻”的现象学式释经，搞清楚这种生命经验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如何得到理解和反映的，进一步论述早期基督教虔敬信仰的基本情绪。

海德格尔放弃神职追求转向哲学学习，以及其后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除了一切外在因素，决定海德格尔宗教观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他青年时已具有的基本思想倾向，即认为人的生活本身的真理性是一切知识真理的内在源头。因此，这位“自由的基督徒”之所以选择保罗书信作为阐发自己宗教现象学思想的媒介，研究者认为一个重要理由很可能就是：保罗不是凭借现成的特殊关系而“称义”的<sup>③</sup>。保罗不是基督的直接门徒，反倒是在皈依之前迫害过基督徒，在皈依之后又到“外邦人”<sup>④</sup>那里去传道。这样的“客观历史”的形势就要求，他必须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找到并阐释出他的“信”的内在根据，令他自己和其他人信服这确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传的福音。在海德格尔看来，他的书信确实传达出了一种原本基督教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体验，海德格尔运用他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方法来阐释《圣经·新约》中的保罗书信。

海德格尔首先阐释了保罗的“加拉太书”。他认为，保罗在此书中处于与“犹

① 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导言。

② 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13页。

③ 张祥龙《解释学理性与信仰的相遇——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的方法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6期。

④ 未行割礼的非犹太人。

太人基督教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表现为犹太“律法”与“信仰”的对立。<sup>①</sup>保罗从自己的皈依经验中敏锐地看出，“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sup>②</sup>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两种态度之争，即依据现成者的理论态度与依据生活本身的现象学态度之争，这两者的对立并不是最终性的，而只是一种先导。信仰与律法是两种不同的得拯救的方式。目标是“拯救”而最终则是“生活”。保罗的“因信称义”实际上是在要求以人的原本生活经验为信仰的来源，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原始基督教的宗教性存在于原始基督教的生活经验之中，并且就是这生活经验本身。

海德格尔尤其关心《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有关主的降临问题，这是原始基督教的生存领悟的关键问题。海德格尔注意到，保罗没有以末日预言式的、千禧年主义式的或者其它教派的方式做出任何时间说明，根本没有做出实际的指示和“答复”的意图。恩典时刻，是不可预测的、不能客观地被“期望着”和“被把握”，它只能是在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中以关系姿态显示出来。基督“忽然”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参看太 24：42-44；路 12：39-40；可 13：33-37）真正的信仰者要“警醒守护”。这种突发性和不可支配性始终是对信仰者的要求，涉及到事实的生活经验中应该有的态度不是等待，而是一种唤醒。这说明“在事实的生活经验中的基督教的唤醒状态意味着一种持久的、本质的、必然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圣·保罗在这里结识的基督教的意义已经从一种未来事件的期待转向在上帝跟前的在场”<sup>③</sup>放弃末日预言式的幻觉使得人们彻底地朝向实际的生活。正如莱曼所说，“原始基督教的信仰经验到生活的事实性。但实际的生活经验乃是‘历史的’；它历史地理解生活，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言，‘历史性地’理解生活，它不仅活于时间中，而且活着时间本身。”<sup>④</sup>基督教的宗教性就活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之中，而且，这是一种无自己的序列和固定位置可言的时间，以任何客观的方式都无法把握的。

海德格尔对圣·保罗致加拉太人（Galatians）和帖撒罗尼迦人（The Thessalonians）的书信中的原始基督教进行了现象学的解释，阐明了原始基督教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实际上的生活经验，基督教是原始的时间性。这种“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经验对于海德格尔就一种生存论分析工作的观念起

① 最早的基督教传道者往往仍然视自己为犹太教徒；他们与传统犹太教徒的区别仅在于相信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基督，并相信他是要救赎人类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们仍拘守犹太教的律法，即便向外邦人传教，也要求他们先行割礼。

② 《新约》，“加拉太书”2：16。

③ [美]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页。

④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到了直接的现象学上的作用”。<sup>①</sup>在对基督教生命经验的深思中，海德格尔形成了实际性、处身性、筹划、烦、决心等等概念<sup>②</sup>。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存在于时间》关于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概念是从对早期基督教中事实的生活经验的解释中得出的。”<sup>③</sup>最本真的生存就是基督徒那样的生存，在这样的生存中，“畏”向着人展示了世界的“在”，展示了在存在物的“有”层面上所不能展示的世界之为世界的“本源真相”。

## 二、《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中对“享受神性”的阐释

《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是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一年夏季学期中一个三课时的讲座，讲课稿由听课学生的笔记整理而成。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课题的探讨是为了深入到存在问题的更深层次，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它几乎未被人们所理解。

“享受神性”这一概念是奥古斯丁从新柏拉图主义<sup>④</sup>那里借用来的，用来阐释对幸福生活和真理-智慧的爱。在神性之享受中集中着一种十分重要的前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而“神性之享受”来自对神的类比的这一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动机以及对人的神化。奥古斯丁强调阐释了对“享受”的理解，“享受一物就是为此物自身之缘故而满足于此物”，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事物并不与另一个事物发生关系，这里的“享受”是精神的一种被动的接受、精神的一种逗留，而没有情绪在其中发挥作用。不是主观的享用，而是于观看、品尝、理智上的把握、德性上朝向上帝的生活、爱相一致。“神性之享受”为达到其完满的实现而要求将来的世界，它是一个末世论上的期望的概念。

海德格尔认为在“神性之享受”中，上帝在被带入一种与他物的比较之中，带有与原始基督教的生活经验并不一致的寂静主义，逃避实际生活并把上帝当作安宁来寻找。虽然奥古斯丁的生活和思想出自实际生活的不安宁状况，但在他的来自新柏拉图主义的神性之享受中，他错失了原始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把上帝逐出现实生活的动荡和不安，使其丧失了直接的历史强度，在海德格尔看来，对实际的生活实现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被客观化的内容，生活经验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而那种把存在之意义毫无理由地限制在在场状态或现成状态上的做法，使

①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②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③ [美]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页。

④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是古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并对西方中世纪中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

信仰丧失了它的最深刻的洞见。因此，海德格尔在这个讲座中采取了路德对传统关于《罗马书》一章 20 节的解释的批判，路德宣布：“上帝之本质中显现出来的并且对世界而被演说出来的东西，表现在苦难和痛苦之中。”<sup>①</sup>

另外一篇关于探讨神学问题的讲座《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只有大纲，实际内容并不止于中世纪，延及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奥托（R. otto）。由于这一部分只限于大纲而无具体的分析论证，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也无法得知海德格尔具体要阐明的思想，但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海德格尔似乎想从神秘主义思想史角度来清理德国哲学——神学思想史的一个侧面。<sup>②</sup>

## 第二节 批判形而上学思辨神学

被逐出神学的海德格尔在神学研究中少了几分狂热，多了几分沉思。而从前后不同时期海德格尔所进行的神学研究的内容来看，其侧重点又是有所不同的：前期海德格尔力求证明神学与哲学的区别，而后期海德格尔则努力探讨神学与哲学的联系。海德格尔在图宾根所作的题为《现象学与神学》的演讲，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现象学在这里是哲学的代名词。在《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的演讲中，他指出：形而上学不仅是神——逻辑学，而且是存在——逻辑学，最终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 一、《现象学与神学》中对哲学与神学关系的探讨

《现象学与神学》包括一个演讲和一封书信。演讲《现象学与神学》是海德格尔于 1927 年 3 月 9 日在图宾根做的；1928 年 2 月 14 日在马堡重做了一次。四十年后，海德格尔才把 1928 年在马堡的讲演中题为《神学的实证性及其与现象学的关系》的第二部分整理发表，同时把他 1964 年 3 月 11 日的一封信作为附录，那是他为一次关于《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的神学对话所作的主要观点的提示。两文合起来发表时题名仍为《现象学与神学》。

在《现象学与神学》的演讲中，海德格尔主要探讨了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指出：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学便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通过把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描绘出来，以澄清神学与有绝对区别的哲学可能有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他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神学的”，<sup>③</sup>但并不是只有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如果没有预先在某个特定范围内

①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62 页。

② 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 年，中译本导言第 4 页。

③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735 页。

廓清神学的观念的话，神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来。”<sup>①</sup>海德格尔希望“本书也许能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索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种种可疑问题，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考哲学的可疑。”<sup>②</sup>

他把作为信仰的科学的神学看作一种实证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要求某个现成的存在者为对象，而它是前科学地已经实存着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并非抽象的概念分析，它要求一个实在的对象为起点，这实在的此在生存方式就是信仰。海德格尔对信仰作了一个形式上的界定，规定为“人类此在(Dasein)一种生存方式”。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生存论——生存状态上的一般规定，是他进入作为基本存在论的此在生存论分析的起点。然而，信仰非同一般的此在生存方式。信仰“这种生存方式不是从此在中也不是由此在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在这生存方式中且伴着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即被信仰的东西。”<sup>③</sup>也就是说，一方面，信仰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而是此在的信仰，另一方面，此在的信仰并非由此在自身来规定，而是从这种生存方式所揭示出来的东西那里获得规定。正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得到意识”，并通过传达使人们称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由于此在的信仰式的参与才向此在揭示出来，更由于其历史的传达中的此在的参与而愈发成其为历史的事件。信仰所信的东西，也就是启示，由于此在——人的参与，历史上实际地参与其信仰所信仰的东西的建构，也就分有它。信仰是此在的信仰，此在亦由于这种这一事件信仰式的参与而是信仰的此在了。

信仰是自足的，是不需要哲学的，“信仰始终只在信仰上来理解自己。”<sup>④</sup>信仰对信仰的东西自有自身独特的把握方式和领会方式。只有信仰被赋予更多的责任，要求它能够以易于传达的概念式表达而普遍被接受时，信仰的科学才需借助科学理性的概念方式。作为实证科学的信仰科学却需要哲学，但哲学仅仅充当一种神学基本概念的调校（也即共同引导），存在论的概念本身绝对不会成为神学的论题。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是对神学概念的存在状态上的、而且是前基督教的内涵所作的可能的、形式指示的存在论调校。但哲学只能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能实际地充当这种调校。”<sup>⑤</sup>神学和哲学之间存在着这种独特的关系，但作为信仰的科学的神学与哲学依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它拒绝概念性解释，信仰状态

---

①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35页。  
②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32页。  
③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37页。  
④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38页。  
⑤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50页。

中发生的启示事件，仅仅向信仰并且唯有通过信仰才敞开。信仰这种精神性生存活动，只是在信仰中，通过信仰才可实现。

附录是一九六四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作的《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语言问题》的神学谈话中主要观点的若干提示。海德格尔重点对第二个论题：人们所理解的一种客观化的思与言是什么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五个问题：何谓客观化；何谓思；何谓言；每一种思本就是一种言，而每一种言本就不是否是一种思；思与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客观化的，在何种意义上并不是客观化的分析，批判了当时的一种广泛流行的、未被经验地接受的意见，即在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今天，每一种思作为表象，每一种言作为表达，都被认为已然都是“客观化的”。海德格尔说：“语言之道说未必是一种对那些关于客体的命题的表达。就其最本己的东西看，语言乃是一种从那个以多样方式向人启示出来、向人劝说的东西而来的道说。”<sup>①</sup>通过对思与言问题的探讨，海德格尔指出神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神学应该根据自身信仰的本质，在自己基督教信仰领域里思考神学所应思与言的东西及方法。

## 二、《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sup>②</sup>中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本质机制的分析

《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是海德格尔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托特瑙堡作的演讲报告。是海德格尔解构形而上学思辨神学的重要论文。海德格尔在这篇演讲中讨论“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结构的根源何在”，在他看来，要探讨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同整个哲学史对话”，特别是同黑格尔的存在之思相关联。海德格尔认为，对黑格尔来说，“思”就是“思本身”，思想的事情就是“观念”，而“理念”发展到最高的自由，则是“绝对理念”。海德格尔注意到：对于黑格尔来说，“惟有绝对理念是存在，是不消逝的生命、是自明的真理，并且是全部真理。”<sup>③</sup>黑格尔把他所思想的事情称为存在。黑格尔将“存在”称为“不确定的直接性”。“存在”只能“通过绝对观念得以展示”，只有绝对之思才是关于存在的真理；“存在”是“关于‘思’的绝对自我之思”。海德格尔认为这样的存在意味着，可知的东西本身是通过一种绝对肯定的“知”而得以认知的。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是在“存在”之最空的“空”处，也是在“存在”之最完满

①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60页。

② 本文是海德格尔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托特瑙堡作的演讲报告。同年收入海德格尔，*Identität und Differenz*《同一与差异》一书，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1957年；该书现被译为海德格尔《全集》卷十一。中译文据《同一与差异》第二版译出。

③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0页。

的“完满”中思索“存在”，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特征，在于“存在”被视为“所有存在物共有的普遍的、最高的基础”，“存在”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是“思”或者“绝对理念”，海德格尔从黑格尔“最空的空处”解说“存在”，也要通过源头的追索去确认“尚未显示”、或者根本不能对“我”显示的“真”。可见，对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思”都是与存在相关，然而黑格尔的存在是“绝对之思”对其自身的思索，“绝对”成为“绝对的理念”；海德格尔却并不追求无所不包的总体性，他的“思”试图回复到尚未显示的真理。

海德格尔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他与黑格尔之思想的区别。首先，从思想的事情来看，海德格尔将黑格尔的问题概括为“关于存在物的存在”，“黑格尔的‘思’的问题是作为绝对观念的理念”，而他则试图将这一问题转换为“关于区别于存在物的存在本身”，“思想的事情则是作为差异的差异”。<sup>①</sup>其次，从同思想史对话的尺度来看，同样是进入先前思想家之所思的力量和范围之中，黑格尔找到了思想家各自的力量，对思想家之思进行扬弃，在辩证抽象的过程中运动，海德格尔则要求在一种尚未被思的东西中寻求力量。最后，关于同思想史对话的特征的区别，众所周知，黑格尔同哲学史的对话具有扬弃的特征，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扬弃引向被绝对地设定的真理的提高着——聚集着的区域，而这种真理乃是在自知之明知识的被完全绽开了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sup>②</sup>；海德格尔同思想史对话的特征是“返回步伐”，“返回步伐”是指思想运动的方式，思想脱离哲学迄今被思的东西，退回到事情的面前，退回到存在的面前，洞察历史之整体，着眼于思想史中普遍地未被追问的东西，这种东西海德格尔称其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

海德格尔在后面的大部分篇章中重点对形而上学——神——逻辑学这一体系进行了阐释。以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篇“存在学说”的开头段落引出科学的开端问题，“上帝或许有作为开端的最不容争辩的权利”<sup>③</sup>，因为“科学是那种知识的系统的发展，而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就作为这种知识而认识自己，并因而真实的存在。”<sup>④</sup>所以，科学就是作为上帝之表象性思想陈述的神学。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中，他把形而上学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4页。

②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5页。

③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8页。

④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8页。

的问题，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存在者的统一性。形而上学在思考存在者时的不同着眼处决定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当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者的共同根据时，它就是存在——逻辑学；当形而上学着眼于最高的存在者、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时，它就是神——逻辑学。可见，形而上学不仅是神——逻辑学，而且是存在——逻辑学，他们共同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本质机制，从任何一个单方面去说明都是不完全的。同时，存在之逻辑学和神之逻辑学是个统一体，是“普遍的和第一性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与最高的和终极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一”，<sup>①</sup>形而上学是神——逻辑学因为它是存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是存在——逻辑学因为它是神——逻辑学。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海德格尔在这篇演讲中表达出了他与黑格的不同，这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不同。海德格尔在与黑格尔进行“思”的对话时，讨论的同样的问题，而且也要使用同样的方法，但这样的“同样”绝非“同一”，差异是其中应有之义。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是以“历史性的思”思考“存在物”的存在；这就使黑格尔的“思”属于历史的一个时期。而他自己，则是要“历史地思考存在”，其间的实质性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最终都希望通向的“存在本身”，却仅仅在于究竟是让“不确定性”、“外在性”、“历史性”与“绝对之思”相互“同一”，还是持守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sup>②</sup>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于存在者之差异的思考、形而上学存在——神学机制的洞察，得以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来回答上帝是如何进入哲学之中的。

### 三、《对谢林〈论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解释》中对谢林自由概念的分析

海德格尔《对谢林〈论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解释》（1971年）是他生前发表的三个重要的讲稿之一，另两个是关于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讲稿。

海德格尔从布莱尔那里第一次听到谢林的思辨神学，引发了海德格尔对本体论和思辨神学的关注，成为其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在谢林关于自由问题的论述上，海德格尔把谢林思想的任务称为“追问存在的真义”，认为谢林建立了一个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恶的形而上学”，通过神智论<sup>③</sup>对神正论<sup>④</sup>的回答，深入到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本体论神学的基础之上。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33页。

② 杨慧林《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神智论来自希腊文神和智慧两个词。创立者是一个俄罗斯妇女布拉瓦茨卡娅。它的很多概念溯源于毕达哥拉斯的神秘思想，神智论通常是指探索人与宇宙或神关系的神秘哲学思想。

④ 神正论是两个希腊词神和正义的合成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1710年）。伊利亚德的《宗教百科全书》用经典定义界定神正论为“在蒙难的此世捍卫神之正义与权能的尝试”。



谢林的自由概念不仅吸取了奥古斯丁、路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还加入了德国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是一个哲学与神学的综合性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谢林自己的自由概念是致善与恶的能力。谢林将自由视为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的互属，其中人的自由是上帝的自由启示自身的中介，而上帝的自由同时又是人的自由的根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把恶作为理解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关键，这种恶的可能性来自人的生存中的无意识的、盲目的、意志的、黑暗的、骚动不安的那个核心，生存中充满了“畏”，对生存中的恶的可能性的“畏”。海德格尔所说的谢林的“恶的形而上学”中，谢林从人类自由的本质入手，思考恶的可能性问题，并依据同一性原则，寻求最后的根据，最终归到上帝。谢林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理解人的本质的视界，即从善与恶来理解人的本质，认为恶是精神性的，是由人的精神性带入世界的，恶的东西没有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力量，在恶中存在的东西是善的东西。恶总是借助善的名义和善的方式推行自己的力量。

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自由概念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恶的形而上学”，更在于它在本体论神学上的前提，也就是谢林所说过的从恩培多克勒一直到歌德的古老的认识论原则：同类者认识同类，人通过己内之神认识己外之神。谢林的本体论神学是从超出人的事物来看人的本质的。谢林的上帝概念是与他的自由概念分不开的。对于谢林来说，人是上帝启示自身所中介的存在者，上帝是在理性和观念体系之外的活生生的意志，上帝不是体系，而是生命。谢林的上帝概念就是“启示”，上帝不仅启示在民族的历史中，还启示在个人的自由中，并且人通过自己的历史，不断地做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而这种证明只能由无限敞开的全部历史来完成。海德格尔说，在理解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时，上帝应该被理解为生成着的上帝，谢林的启示的上帝概念与作为根据的上帝概念是不可分离的，谢林将人的自由奠基于上帝的自由之中

### 第三节 晚期思想中对现代技术的分析与诗化的民族神学

海德格尔在晚期的著作中表现出了对现代技术及人类命运的关心，通过对现代技术座架的分析，阐明了现代技术的危险及其其中蕴含的拯救的可能。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顶替了“时间”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他用诗来反映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类的前途、命运，通过诗歌可以更接近神并为神的再临做准备。通过写释诗作品来表达他个人的宗教情怀也是他个人的神秘主义信仰的表白。

## 一、对现代技术危机与拯救的分析

海德格尔在整个50年代都在思考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问题，在1949年和1950年，他做了四次演讲来讨论科学与技术在塑造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并不把技术视为人的敌人，技术能使我们理解我们于其中生活着的世界。在追问技术问题时，他提出技术给人的生存造成一种危险，但是它也向我们呈现出一种拯救的力量。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理解存在者全体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根据技术建立的世界，所以，我们被逼迫根据这种技术的秩序来理解世界，理解世界中的每一种事物。我们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主人，世界是为了人类的使用而被开启和展露的，我们把世界上的事物和世界本身理解为满足我们需要的功能。我们把动物作为食物的来源，我们以一种毁灭生命甚至物种的方式行动着，但是我们却坚定地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当我们相信我们是主人时，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真理。事实上，这时我们只是被限定的有限的存在者，被那给予我们的框架固定在一个方向上。一切事物都在与人的奠基性摆置的联系中得到理解，技术是达到满足人的欲望的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天命。“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sup>①</sup>但技术不是我们的宿，我们并非一定要盲目地接受技术的支配，我们对技术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选择，从置身于对技术的经验的背景出发来对技术做出反应。我们对技术的经验，既向我们显示出现代技术的危险，又向我们显示出在现代技术中拯救力量仍然是可能的。

海德格尔用“座架”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Ge-stell)意味着对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久物来解蔽。”<sup>②</sup>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久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sup>③</sup>。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最大危险是它能完全遮蔽我们的精神本性和我们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将失去这种本性。一方面，技术能我们把能量从事物中抽取并储存，用这些能量创造出毁灭性的武器。当我们经验到和认识到技术所加之于我们的那种非常具体的危险时，我们常常通过试图掌握或控制技术来做出反应。然而，这种反应只能证实我们对力量的驱使，它并不能使我们改变我们理解的框架。另一方面，技术能导引我们把自身也看作原料，理解为能量与力量的源泉，理解为劳动力。我们不仅根据技术理解世界的万事万物，而且也在技术中理解我们自己。总之，“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归属

①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4页。

②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8页。

③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41页。

于解蔽之命运。”<sup>①</sup>当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了最高意义上的危险，然而，海德格尔并不相信我们就应该绝望，因为“哪里有危险，哪里也就生出拯救。”<sup>②</sup>

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是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中蕴含着救渡的生长。”<sup>③</sup>拯救的力量在于对这种技术座架的理解。虽然我们作为整体的部分，不能任意的改变自身所存在于其中的框架，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框架，海德格尔认为框架的改变是被给予的。我们意识到了危险，虽然还没能得到拯救，但我们可以在其中培育拯救的力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一种不同的，但或许是更为恰当的揭示方式的可能性保持敞开。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恰当的揭示方式可能是艺术，它与现代世界中的技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它可以有最大的机会不受技术支配。

## 二、阐释荷尔德林诗歌对信仰的体验

通过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冬季学期的讲座，海德格尔接触并钟情于荷尔德林，以至于在以后的思想和生活中处处以其为参考对象。海德格尔想从荷尔德林身上找出德国人民所欠缺的神圣性。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德国人民历史中的力量，如果德国人民要想重新找回自己的话，就必须使这种力量真正显示出来。

荷尔德林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位令人感兴趣的诗人。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使德国公众重新关注到荷尔德林。人们把荷尔德林定为“作为领袖的诗人”，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新神的助产者。荷尔德林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甚至荷尔德林后来的神经失常也使得他的诗更有可靠性了，因为他比任何其它人都更深入了那危险的、神秘的生活境域。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像。海德格尔亦继接着这种观点，并且称荷尔德林为“诗的诗人”、“诗人中的诗人”。

荷尔德林认为，今天的我们虽然拥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但是我们丧失了感受自然、感受人类关系的丰富性、生动性的能力。屈服于自然，忘却了自然与人之间本真的关系和界线，甚至把自己看成了最精明的种类。我们失去了神性，荷尔德林把这些都成为“诸神之夜”的表现，它意味着世界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意蕴和辉煌力量的消失。而诗人要使已经没落的世界的整个活生生的内容重新在语言中突现。而海德格尔就把诗人称为一个民族之人生此在的真理的最初奠基者。海德格尔说，正是由于诗人的语言，使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谈论和处理的东西得以在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各个历史时代中公开显现出来。诗人使一个民族

①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43页。

②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46页。

③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46页。

获得了同一性，诗人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真正的发明者。诗人和思想家为整个民族奠基诸神和赋有神性的东西。在荷尔德林看来，赋有神性的东西不是彼岸的领域，而是处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改变了的现实，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清醒生活。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称为“本真本己性”，人生此在总是处于同存在的关系之中的，当人清楚的把握了这种关系，人生此在向赋有神性的东西开放自身，这种关联就成为“对亲身存在的关联”。这种亲身存在关联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有不同情况的发展，完全取于这个整个的历史时代。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新的诸神尚未到来的新时代的开端，他承受着强大的失落的痛苦，通过诗歌的力量唤醒人们。

海德格尔想通过荷尔德林为媒介，来把握自己的活动：思想本身的思想。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海德格尔似乎把荷尔德林当成一面镜子，描绘了一幅自己的形象，他把自己当作荷尔德林的同路人，用自己的思想甚至是行动来唤醒整个民族，唤醒同时代的人，可正如他说荷尔德林那样，他来的太早了，这个时代注定只能是一个贫困的时代，诗人、思想者，无论是荷尔德林还是海德格尔，都必须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艰难之处坚持忍耐。

### 三、阐释人应如何等待神或纯存在的生存态势

海德格尔毕生都在思考存在，反对形而上学对存在真理的遮蔽，到晚年转向了借助诗来阐发思想且在诗思之中的等待。海德格尔后期以其深厚的救世情怀对诗作了玄奥而深逐的阐发，用诗歌呼唤灵性的觉醒以期侯上帝的拯救之到来。把诗性之思看作了超越传统、寻求救渡的必经之途。在他看来，诗是“此在”的存在论的又一根据，诗具有本体地位，仅当我们重归诗意栖居之境而与思相邻时，我们方能聆听到存在的召唤，才能走出贫瘠和黑暗而达到至福降临的世界。<sup>①</sup>

海德格尔认为当时“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之中：在逃遁的诸神之不在和到来的上帝之尚未到之中。”<sup>②</sup>人对于诸神来说是太迟了，未能承蒙神的恩泽，而对于上帝来说又太早了，不能沐浴到存在的亮光。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虚无主义的幽灵完全笼罩了整个欧洲，随着伟大原始的古希腊文化灾难性的拉丁化转渡，诸神隐退了，接着“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sup>③</sup>诗人作为神意

① 程志敏《论海德格尔诗学理论的神学基础》，《现代哲学》2002年第5期。

②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24页。

③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33页。

的倾听者、作为从存在本质处而来的拯救之先行者，追随着那至高无上者，成为上帝和民众之间的传达者，“诗人本身就是‘诸神的使者’”<sup>①</sup>。冒着孤寂与误解甚至自身献祭于神的危险，把上帝隐匿的真理通过诗的语言传达给尘世中的民众。正如海德格尔说：“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sup>②</sup>作为中介者的诗人也唯有诗人能在诸神离弃之后和上帝重新降临之前，清扫思的道路，为上帝的返回适合的地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不是要掀起理性价值对基督教精神的尘世胜利之重估，而是对数百年来人类思想的“无家可归”这一由形而上学产生、巩固并掩盖的可怕现状之揭露。是我们用理性，用形而上学杀死了上帝，造成了现在“无家可归”的现状。只有作为存在的家园的诗，聚集着包括人在内的诸般存在者，能为现代无家可归的思想筑起了一个自本自根的家园。海德格尔后期对神学的复归不只是个体思想的轮回、精神游子的返乡，更是对现实和历史境遇的无奈。海德格尔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sup>③</sup>显然，海德格尔已经从早期“向死而生”的急躁执迷，进渡到后期的向神而思、向思而诗以及在诗思谐和之中对上帝的无限期待。

### 第三章 海德格尔与现代神学

综观二十世纪神学思想的发展，海德格尔哲学对神学的影响，当仁不让地占据着现代神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蒂利希、戈嘉敦、奥特、云格尔的神学理论都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密切，以至于云格尔断言：除了海德格尔，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哲人对神学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sup>④</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海德格尔对于神学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其成为神学研究者的一个卓越的哲学上的对话伙伴。

---

①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33页。

②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10页。

③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6页。

④ 云格尔《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海德格尔邻近思的思想》，李哲汇、朱雁冰等译，刘小枫编《生存论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 第一节 海德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

### 一、《存在与时间》中蕴含的神学之维

要谈论海德格尔哲学与现代神学的关系，首先要考察海德格尔哲学作品中蕴含的神学思想，我们以最著名也是被世人谈论最多的《存在与时间》为例。《存在与时间》的原型本是海德格尔在马堡神学协会的一次报告，据伽达默尔称：这是海德格尔以自己激进的方式对神学领域的关涉。海德格尔坚信，存在不可能以传统神学的形式得到论证，而神学也正尝试着给予人趋向于上帝的存在问题以更本原的解释，他的这种信念在《存在与时间》里得到了十分明晰的展现。对此德国学者莱曼曾直言：“海德格尔对传统神学的‘解构’的确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海德格尔坚信，存在论不可能以传统神学的形式得以论证：他的这种信念在《存在与时间》就得到了十分清楚的表达”。<sup>①</sup>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这部享誉后世的哲学著作一经问世，首先是在神学界而不是在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更有甚者干脆将《存在与时间》当作一本神学著作而不仅仅是哲学著作。

《存在与时间》除简短的前言说明全书的目的外，主要以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全书的导言，主要说明了重提存在问题意义的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研究方法即现象学的方法。<sup>②</sup>第二部分即《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主要分析了“此在”及“此在日常性”。由于对此在之存在的准备性分析只能用来描述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而不能阐释其意义，因此，必须进一步讨论作为此在存在的意义时间性。第三部分即《此在与时间性》，实际上是通过“死亡”、“良知”等问题的讨论来阐释此在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把此在的生存的独特性定义为，他只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生存，并且他或多或少地领悟着自己的生存。“此在的特点就是对存在的领悟，这种领悟的进程是：此在向着存在的方向超越存在者，并且在它的存在中领悟包括它自身在内的一切存在者”<sup>③</sup>。此在不能掌握它自己的起源，它只能发现自己被抛进了多种多样的存在者之间，被抛进多种多样的存在者之间的此在必须与这些存在者打交道，并且因而具有把自己丧失在这些存在者之中的趋势，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论天命，最后走向死亡的终结。

人对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领悟就是“烦”，这种“烦”是人的生存的日常状态和平均状态，是生存的基本的情绪。日常的基本情绪就是厌倦、枯燥与无聊，在

①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② 对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Legein ta phainomena*：让那显现自身者从其自身被看），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让那主动显现自身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

③ [美]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这种情绪中，存在者活着就像是一种负担。日常的情绪性的生存表明人对自己的生存的某种领悟，海德格尔在各种生存性的情绪中详细论述了一种独特的情绪性生存领悟——“畏”。海德格尔将“畏”视为对日常世界的虚无化的力量，是通向面对可能性和意志决断的基本情绪。“畏”使生存的日常状态失去了安全的确定的基础和根据。此在在“畏”的基本情绪中陷落，显示了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只是对人生的实情毫无领悟和极力回避，将人生的偶在性在瞬间之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海德格尔将“畏”视为一种摆脱了日常的世界和他人，也摆脱了日常的非本己的领悟，进入了极端的个别化的极限情境的自由的激情，冷静的激情。海德格尔之所以单单挑出“畏”，是因为只有它才能从存在论上显示出虚无的力量，显示出对日常生存的整个世界的超越和一跃。“畏”的虚无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外在的世界，而是来自生存本身的虚无。因为这个“畏”就是从死亡而来，这种从生存论来论死亡，是尚未终结的可能性，是总是悬搁在生存前面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论述死亡的意图在于显示生存本身的纯粹的形式上的可能性。也正是通过死亡，现象学所描述的此在的整体性才在一个人的彻底的个体性中完全显示出来。因此，死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现象学地甚至是先验地描述生存状态和生存结构的核心环节。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清醒地面对由死亡而来的“畏”并无畏地面对死亡所敞开的的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死亡本身），这就是对生存的意义领悟。海德格尔将这种领悟称之为“良知”，这个“良知”不是不是社会和公共的良知，或神学的良知，或善的缺失，或内在的道德律令的审判，而是来自“畏”的沉默的无声的呼唤，呼唤我们到本己的本真性之前，去直面生存不可回避、不可推脱的可能性。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其早年的关于早期基督教现象学的研究有关。约瑟夫·科克尔曼斯就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概念，在1920—1921年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而且，这一概念是从他对早期基督教中的事实的生活经验的解释中得出的。”<sup>①</sup>莱曼指出《存在与时间》的结构证明了海德格尔与保罗神学值得思索的亲缘性，<sup>②</sup>甚至断言，在这些早期基督教经验现象学分析的讲座后，海德格尔显然确定了发展方向，尽管他本人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sup>③</sup>一九二三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讲授了《存在论或者实际性之解释学》，同时又开始做《存在与时间》的几个部分的笔记，一

① [美]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页。

②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③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九二四年，海德格尔对马堡大学神学团体所作的演讲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原型。诚然，海德格尔思想核心的“常人”、“畏”、“死”、“罪”、“良心”、“决断”、“重复”等概念无疑是来自克尔凯郭尔的，但在海德格尔这里，人的生存不再是在与上帝的无限的距离的信仰的生存，而是尼采式的生存“在世界之中”。海德格尔对于“死亡”、“畏”、“罪责”、“良心”及“烦”等问题的阐释被用于神学研究。可以说，海德格尔对神学的影响最晚也应该是发生于他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之际。继克尔凯郭尔之后，海德格尔的哲学进一步推进了对生存释义的重新设定，神学家们在海德格尔的生存性此在分析的激发下，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领域即圣经神学、教义思想等推进到生存哲学的构想。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宣称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最本质的存在是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中的本体的，可从他论述的方式及其思想内容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与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某些相似性，存在主义不仅在反思和批判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的传统，而且还对它们特别是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对神学产生的影响是海德格尔和神学都不能忽视的。

## 二、海德格尔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

海德格尔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长期以来都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六十年代欧洲大陆与美国神学界都一度就该话题进行过广泛的争论。近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有人在谈论这个话题。麦奎利（John Macquarie）在1993年-1994年牛津大学的 Hensley Henson Lectures 中作了以《海德格尔以基督教》为题的系列报告。George Kovacs 在《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上帝问题》一书中，强调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思想与上帝问题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的词汇成了基督教神学界的热门语言，很多人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的思想受到更为广泛的思考和研究，许多神学家都热衷于生存与存在问题的探讨，甚至出现了言必引用海德格尔语言的情况。以至于引起汉思·昆抱怨道：“在一个没有创意的时代中，存在的思者一直被（新教徒）视为深奥的存在神学的大祭司，被（天主教徒）视为更新的托马斯主义的秘密守护神。”<sup>①</sup>

关于海德格尔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以奥特、麦奎利为代表，认为海德格尔的死与语言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思与语言有很大的关联性、启发性。奥特在《什么是系统神学》中大谈海德格尔之思与基督教教义学自我解释之关系。麦奎利在《追求神性》一书中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辩证神论相亲近，在《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的考察》中更是明确声称“海德格尔从生存论

<sup>①</sup> 陈立胜《从盼望的立场看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神学之维及其问题》，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教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语言转向存在论语言的尝试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能够接受它，它将构成一种神学语言的模式或典范。”在《海德格尔与基督教》中，麦奎利在考察海德格尔思想进程中可能与基督教神学相关的因素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为基督教哲学是错误的——或许根本就没有基督教哲学这回事。但是它可以在一种与基督教信仰相容的方式下得到诠释，它也能够产生信仰的重要洞见。”另一种观点以 John R. Williams 及 Hans Jonas 为代表。前者认为海德格尔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泛神论色彩，后者在《海德格尔与神学》一文中，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拉在一起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海德格尔的“启示”与基督教的“启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海德格尔的“启示”所说的是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乃是在存在者（人）与存在者（物）的遭遇之中启示自身的，这就意味着启示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他的思想是“本质的内在主义”，因而具有“深层的异教品格”。

## 第二节 海德格尔对现代神学的影响

海德格尔对神学思想的影响分两个阶段：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尔特曼的解释学神学采纳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某些基本思想，不过并未在神学界形成海德格尔哲学热；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瑞士神学家奥特推出了以海德格尔哲学改建系统神学的提案，引致德语神学界的海德格尔热和一场海德格尔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的论争。德国著名的新教神学不办社（Kaiser Munchen）在六十年代曾出版过《海德格尔与神学》的文集，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形。

### 一、对布尔特曼解释学神学的影响

布尔特曼（Bultmann 1884~1976 年）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19 岁开始研究神学，后在大学任神学教授。初为辩证神学的代表之一，后发展出存在主义神学和《圣经》诠释理论，提出其非神化纲领和形式历史研究方法，以创立其宣道神学体系。布尔特曼以存在主义解释圣经新约，其解释学其特征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解神话化，也就是为了使现代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宣道而对新约神话的语言进行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布尔特曼解释学神学的本质就在于基督论，也就是说，末世论的上帝之道启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中。布尔特曼曾是海德格尔的同事，两人早年曾共同执教于德国马堡大学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一起讨论哲学和神学，还经常相互听课、取长补短。云格尔曾说：“布尔特曼最终在其对

新约全书的存在主义式的论述纲领中保持了对海德格尔早期主要作品《存在于时间》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本体论分析的谢意。”<sup>①</sup>

布尔特曼认为可以根据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生存分析和生存概念来理解《新约》。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构思的影响下，布尔特曼从其生存论关切出发，结合历史神学和哲理神学从而开创了一种生存神学，开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潮的体系化。布尔特曼从海德格尔“自我能存在”之意义上来体会“生存”，以历史性、时间性、抉择性和未来性地“去存在”作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认为社会的机构化会使人失去自我，因此，人之机构化的存在乃是非本质的，“一旦相互关系乃通过机构来确立，那种对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结盟的信仰就会消失。”在其神学体系构筑中，他强调现代基督教思想应如椭圆体那样形成两个焦点：上帝和自我本真。而这一自我本真正是人的“生存”，为此他从“上帝与生存”关系方面提出了“对基督教传统的生存论解释”，发展出颇具现代意识的圣经解经学和神学诠释学。

布尔特曼对海德格尔的借鉴和运用是有其相当大的局限性的。奥特认为布尔特曼借用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关于此在生存论的分析，以及诸如生存论状态、生存、现成状态、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作为此在之机制的时间性等概念。但同时奥特也注意到，布尔特曼孤立地采纳和运用了生存论分析工作，在其神学著作中找不到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问题本身的兴趣的痕迹，这种生存论分析工作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作为一个必要的方法阶段隶属于更广大的存在问题。所以，几乎不出现生存论分析工作，而存在问题却以丝毫不减、其实反而增加了强度的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就不再对布尔特曼的神学产生什么作用了。奥特在其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思想与存在》中说的，“海德格尔对布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海德格尔不时高谈阔论的地方正是布尔特曼的局限性之所在。”<sup>②</sup>正如莱曼所说，“布尔特曼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存在与时间》，它并不想而且也不能进一步追踪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思考的深远弧线。”<sup>③</sup>

## 二、对奥特神学思想的影响

瑞士神学家奥特，先年跟随巴特和布尔特曼学习，在其博士论文“对布尔特曼的神学的批判”著作《历史与布尔特曼神学中的“救恩史”》中，他第一次提出

① 云格尔《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海德格尔邻近思的思想》，李哲汇、朱雁冰等译，刘小枫编《生存论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② 李平《海德格尔：被逐出神学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③ [德]莱曼《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新海德格尔”的观点，由于他企图完善布尔特曼的想法不被布尔特曼所接受，所以，他决意自己创立一种更地道的海德格尔式的神学，并于四年后出版了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思想与存在》，乃至在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奥特(Heinrich ott)推出以海德格尔哲学改建系统神学的提案，引致德语神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热和一场海德格尔哲学与神学关系的论争。正如美国学者罗宾逊(J.M.Robinson)在《后期海德格尔语奥特神学》中介绍说，在那些致力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的神学家中，奥特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第一个，但却最先力图集中地、系统地阐述海德格尔，特别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涵义。

### 1、从神学与哲学相遇的背景下论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

奥特首先指出神学和哲学处于一种对话之中。基督教精神已经深入到西方人的意识之中了。基督教信仰的消息，关于上帝的概念必然进入哲学的思想范围，神学本身已经成了可能的哲学的思想内容。同时，由于神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批判性地检验并且审理其本己的概念和最为本己的前提，或者说，它尽可能清晰地意识到其本己的概念和前提。”<sup>①</sup>神学家在工作时也必然会运用到哲学的概念或者系统的论证、辨析方法。神学在关注自身的特殊性的基础研究是不得不投身到哲学大提问方式的领域之中，哲学与神学的相遇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奥特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相遇的两种发式，形而上学层面上和实质层面上的相遇，前者是指神学家和哲学家在思考各自领域的东西时都会运用某些特定的概念作为工具，后者是指由某些问题同样摆到了神学家和哲学家的面前，比如生存问题，成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研究的课题。虽然神学在思维风格和表达风格上都与哲学大不相同，但神学在根本上面临着与哲学相同的问题，即人类此在和世界之存在的真理问题。

奥特认为神学与哲学的这种关联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全部得到了证实。以海德格尔为杰出代表的形而上学在上帝知识的领域中对神学进行了攻击，上帝，作为最高存在着，也作为人类此在的主要基础，已经被哲学追问彻底的超越了，甚至连作为“启示之上帝”代替的“哲学家的上帝”也从哲学思想中被清除出去了。哲学不再在任何一个存在者面前停留，不再把任何一个存在者设定为主要基础，不再有任何一个存在者可以作为此在的超越者了，唯一能作为此在超越者、还适合被哲学追问的只有虚无了，在海德格尔那里，虚无作为真正的此在之超越者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奥特认为正是“因为在海德格尔思想表面上的无神论中，显示出形而上学道路的中介和一条全新的道路的可能开端。”<sup>②</sup>因

① [德]奥特《从神学与哲学相遇的背景看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② [德]奥特《从神学与哲学相遇的背景看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此，海德格爾的思想對神學家來說變得重要了。加之生存概念無論對哲學家還是對神學家都是無可回避的問題，這種神學問題與哲學問題上的親緣關係，實質的親和性就決定了海德格爾能夠成為神學的一個卓越的哲學上的伙伴，事實上，有很多神學家比如布爾特曼、戈加頓等的神學都接受了海德格爾的思想，並且產生了極其有效的作用。奧特認為海德格爾作為“思想之思想者”，其哲學不是關於存在者的更新的說法，而是在更廣的範圍、更深刻的基礎上對思想本身的思想，超越了以思想為媒介的關於存在者的哲學問題，追究傳統的思想的本源。“存在”是思想所不可或缺的概念，是思想的基本概念，它追問的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之存在”。而存在者是通过存在成為存在者的，所以存在概念也涉及到存在者。可見，在存在概念中已經蘊含了從思想到存在者的道路，蘊含了思想與“實在性”之間的神秘聯繫。海德格爾試圖把傳統哲學思想的立場引回它們的基礎，通過這種做法發現了“一般思想的历史性”，海德格爾對历史性觀念進行了徹底的思考，而這種思考於神學的與世界相隨的上帝的历史以及在上帝面前的世界的历史性相關聯。

奧特認為對海德格爾的思想迄今為止雖然已經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熟練的闡明，但根本還沒有在整体上、在其最本己的一項中得到理解和描述，所以，在從神學的側面考察時要運用描述和闡釋的方法，原始地追問實事而非純粹历史學上的考察。接着奧特對關於在神與人之間的历史之本質的基礎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劃：“存在者”存在而“無”不存在的問題是有关運思着和生存着的人的問題，當超越了此在和存在者整体的界限时，人們遭遇到上帝，把上帝思考為這種界限的彼岸；關於存在的問題，對神學來說就體現在存在類比的問題上，這关系到历史空間、一切事件的視域、上帝與存在以及上帝與世界之間的遭遇問題；追問信仰、信仰之陳述的教義、信仰之科学的自我闡明的神學之本質；神學在於過去文本發生关系時产生的历史學的理解以及历史學的批判的神學任務；在教義學、末世論以及在神學倫理學中的時間問題；世界成為創造學說、天命學說以及末世論學說沉思的問題；神學關注現實的人，追問現實人的本質，始終面臨着生存的問題。奧特認為，關於這些問題的闡釋必定會把我們從神學追問的領域引向對海德格爾思想的衡量之上。

最後，奧特指出，“生存”概念在海德格爾那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神學也处处關注生存，關注在其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中的人之此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是由存在問題接合在一起并構成的一個統一體，而神學說到底也是一個統一體。所以，不論人們追踪他思想線索中的哪一條，總能碰到一個归根到底在神學上意義重大的問題。海德格爾“對思想的思想”中有思想之本質的揭示性，思想

就是反思，是一种澄明；而神学也是一种思想，对自身进行重新究问，重新感知本己的责任，重新确证本己的思想，是自我理解的信仰的澄明，是寻求理智的信仰的澄明。在这些种种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更适合成为神学的对话伙伴。

## 2、通过与海德格尔思想的联系来探讨系统神学的本质

海德格尔在老马堡校友年会上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的讨论成为奥特关于系统神学讨论的契机。奥特通过五部分的论述来探讨与海德格尔思想相关联的系统神学的本质。

奥特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学的性质是解释学的，神学实际上是对某些特殊内容的理解的反思意义上的解释学，但凡探讨神学的本质及纲领就必须探讨解释学问题。神学中所包含的理解之本质必然涉及神学的主题，只有在理解的过程中才能知道什么是可理解的，而什么却不是。理解本身最终是一个整体，不应把理解经文、理解主题、理解当代的宣道相互割裂开，没有对经文主题的理解就不可能理解经文，经文与他的主题得不到理解，宣道就不可能被理解。而系统神学处于从经文的伸展到当代宣道的中间，位于释经与实践反思之间。正是由于系统神学的这种居中立场，决定了其更适合担当对持续不断的解释学过程的整体进行反思，以便探究发生在所有神学中的哪种理解的本性的任务，系统神学是对经文、宣道的理解进行反思，系统神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思神学理解的整个过程。奥特根据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反思看到，系统神学与释经学不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指向某段单独的经文，不只是探究关于这段经文的意义起源及其历史背景，它超越单段经文的的活动，因为单段经文甚至与其相关联的经文都指向某个主题，“系统神学属于理解过程的那种解释学的连续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就是神学。”<sup>①</sup>接下来奥特通过向新的统一性、这种同一性的思想阐释即信仰在思中的展示以及这种阐释的方法即思想中展示信仰的方法，具体阐释了系统神学的程序。最后，奥特将系统神学的讨论返回到海德格尔身上，认为海德格尔的科学不思中明显设想了一种由信仰来进行的思维，看到了神学本真地思想的可能性，看到了超越形而上学的神学，由此推导出两条神学的结论：我们在信仰领域中不能严格区分作为生存实际的信仰和作为思想的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即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思维在本质意义上不思想。所以，奥特认为对系统神学理解的阐释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关于思维与语言的理解相一致。

---

① [德]奥特《什么是系统神学》，刘小枫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 余 论 与上帝相适宜的缄默

海德格尔是“思想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说：“没有什么比上帝更值得思，但是，值得思的上帝要求被全新地思。为此，思则必须既返归它自己的本源，同时又从尚未被思的未来趋向自身，上帝值得思并且唯有全新的思方能与之相宜，上帝并非从思的强制中，而是从思所禀有的无可抵制的自由中崭露出来。”<sup>①</sup>

海德格尔在中断天主教神学的研究之后，他仍然涉猎了诸如路德以及他自己同时代神学的著述，本体论和思辨神学之间的对峙便作为形而上学的建构进入他的视野，他讲解了关于早期基督教生命经验的基本事件，后来又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思辨神学中分析了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研究，海德格尔“似乎感觉到基督教的真学未必可信，探讨哲学的神学似乎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它与整个哲学的神学的氛围不同，不得不表现为一种依附于思的残遗体。”<sup>②</sup>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在排除了基督教的哲学以及哲学的神学之可能性后走向了无神论。他只是否定传统的上帝观念，毁灭只针对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并没有否定上帝自身。因为他在思中感受到形而上学的陈旧，并且对早已被思考过的观念不再信赖。他重新强调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很少有人关注的存在问题的研究，把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甚至是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在《存在与时间》发表时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德格尔都很少公开提及上帝或者神学。上帝对他而言，缄默似乎比不合时宜地言说更具有言语的效力。在海德格尔看来，任何去干涉信仰神学的思想和那种谈论都是一种渎神，对待上帝的本然态度就应该是沉默，尤其在充斥着误解和遮蔽的时代，“谁从生长渊源中经验了神学，不仅经验了基督教信仰的神学，而且经验了哲学的神学，他在今天就宁可在思想领域里对上帝保持沉默了。”<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似乎失去了效力，言语所允许的不过是一种通过言说明确表达的缄默。对值得思的东西的思遂化为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所以，他把对上帝的体会放在了无言的倾听之中，因此便有了后期对荷尔德林等人诗作的阐释，通过诗性神学来实现对上帝的追随和跟随的道说。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本来就具有属神的一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只有通过诗人才能更接近神并为神的再次降临做好准备，更能从内容上形式上拯救基督教神学并拯救世界。

① [德]云格尔《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海德格尔邻近思的思想》，李哲汇、朱雁冰等译，刘小枫编《生存论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09页。

② 同上，第109页。

③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圣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9页。

关于海德格尔与神学问题的关系，海德格尔曾说：“我们以对神学的缄默保持对神学的敬意”。<sup>①</sup>但是，在其思想的全部领域关于中，我们发现了他与神学问题很多的相关指出，但海德格尔坚持按照神学的本来面目看待神学：“就基督教的基督信仰而言，第一个为了信仰并且仅仅为了启明信仰进而最早作为上帝的启示激发信仰的存在者，是受难与十字架的上帝。”<sup>②</sup>这种对宗教、对神学、对思想的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受到了来自神学界的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马堡与弗莱堡两派的不少神学家均受到海德格尔的持久影响，布尔特曼最终在其对新约全书的存在主义的论述纲领中保持了对海德格尔早期主要作品《存在与时间》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本体论分析的谢意，奥特提出的运用海德格尔的思想重建神学体系的思想，乃至后来的广泛的研究海德格尔的热潮，这些都表明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神学的密切联系。但正如新教神学家云格尔说的，如果试图恢复已经崩溃的最高价值，则哲学与神学都无法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深渊中解脱出来。至高无上者的思对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的贬值再也无法置若罔闻，在现代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对“上帝”需要聚精会神的思。

海德格尔运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毕其一生都在思，思考存在，思考上帝以及存在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试图从神学的角度来进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阐释工作，正如奥特所说的，这完全有必要现行把它们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出来，当然我们所论述的问题是有一定选择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如此，它恰恰在这些问题的轨道中关涉到神学思想。很难说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神学而言具有至高的、根本性的作用，但他为历代源源不绝的思想探索开掘了一条新道路，对于那个永恒的任务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或许为之拓宽了更为广阔的解决空间，至少是大大地增补了人们对它的想象空间。而本文对海德格尔神学思想的探讨也是一种发问，正如海德格尔说的，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一种探索，道路而非著作。

---

① [德]云格尔《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海德格尔邻近思的思想》，李哲汇、朱雁冰等译，刘小枫编《生存论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2页。

②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38页。

## 参考文献

- [1] [德]马丁·海德格尔. 现象学与神学[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2] [德]马丁·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3] [德]马丁·海德格尔.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4] [德]马丁·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5] [德]马丁·海德格尔.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6] [德]马丁·海德格尔. 诗人何为[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7] [德]马丁·海德格尔. 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8] [德]马丁·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9]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 走向语言之途[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11] [德]马丁·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与途中[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12] [德]马丁·海德格尔. 诗歌中的语言[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13] [德]马丁·海德格尔.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 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M]. 孙周兴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版
- [14] [德]马丁·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 [15] [德]马丁·海德格尔. 诗意地安居[M]. 郜元宝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
- [16] [德]布尔特曼. 耶稣基督与神话学[M].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 上海三



联书店 1995 年版

- [17] [德] 麦奎利. 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M]. 安庆国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18] [美] 科克尔曼斯. 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M]. 陈小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 [19] [德] 比梅尔. 海德格尔[M]. 刘鑫、刘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 [20] [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 海德格尔——来自德国的大师[M]. 勒希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21] [德] 伽达默尔. 存在、精神、上帝[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年版
- [22] [德] 云格尔. 与上帝相宜的缄默——海德格尔的邻近思的神学[M].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23] [德] 莱曼. 基督教的历史经验与早期海德格的存在论问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24] [德] 约纳斯. 海德格尔与神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25] [德] 弗兰茨. 海德格尔之思与神学之当前[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26] [美] 罗宾逊. 后期海德格尔与奥特神学[M].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27] [法] 利科论. 布尔特曼[M].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28] [日] 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 宋祖良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29] [法] 布里托. 天主教神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纳问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0] [法] 皮罗. 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1] [瑞士] 奥特. 从神学与哲学相遇的背景看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2] [瑞士] 奥特. 神学是系统神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3] [比] 魏尔亨利. 同一性和差异性: 海德格尔和黑格尔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4] 刘小枫编.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G].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版
- [35] 刘小枫编. 生存神学与末世论[G]. 李哲汇、朱雁冰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36] 刘小枫编. 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G].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37]徐以骅 张庆雄. 基督教学术第一辑[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38]靳希平. 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39]李平. 被逐出神学的人: 海德格尔[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40]宋祖良. 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41]彭富春. 无之化无——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42]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43]周民锋. 走向大智慧: 与海德格尔对话[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44]夏汉苹. 海德格尔传[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 [45]焦文峰. 对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一种阐释[J]. 载《江海学刊》2006 年第 4 期
- [46]吴学国. 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上帝[J]. 载《求是学刊》2002 年第 7 期
- [47]程志敏. 论海德格尔诗学理论的神学基础[J]. 载《台湾宗教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 [48]张祥龙. 解释学理性与信仰的相遇——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的方法论[J]. 载《哲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
- [49]宋祖良. 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评[J].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 年第 1 期, 61-69 页
- [50]宋祖良. 国内外海德格尔研究述评[J]. 载《哲学动态》1994 年第 5 期 10-12 页
- [51]焦文峰. 海德格尔关于期备的经验[J]. 载《同济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 [52]李平. 海德格尔: 不可言说的言说[J]. 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1999 年第 1 期, 41-45 页
- [53]彭春富. 西方海德格尔研究评述[J]. 载《哲学动态》2001 年第 5 期, 39-44 页
- [54]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M]. A.Blunden, London: Haper Collins, 1993 年.
- [55]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M]. translated by Douglas Horton, London: Hodder and Staughton, 1928.
- [56]Heidegger: Fruehe Schriften[M].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2 年.
- [57]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年.
- [58]M.Heidegger: Wegmarke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M]. Zweite, ung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78

## 致 谢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海德格尔思想的深邃，他终生都在寻找西方思想的真正源头，以扭转其颓势。在这一点上，导师尤西林先生与海德格尔是多么的相似。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考察中西文化的种种，现代性、人文科学以及宗教学研究等等，也是在寻找现代文明以来中华文化甚至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以扭转其颓势吧！感谢这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每一位代课老师，感谢彭老师、彭师母，感谢香港伊罗欣基金会的资助。

感谢我这三年来认识的每一位朋友，同专业的同学，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好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帮助及其快乐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直到我白发苍苍的那一天，我也将感激地怀念与他们在陕西师范大学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用我全部的爱来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这一生都不会弄明白我在论文中所说的东西，他们像中国千千万万的传统父母一样，家庭和子女是他们作为此在的全部意义，思的全部内容，但是，我仍然要把这篇论文献给他们，感谢他们为过去、现在、将来的我所付出的一切！

任俊红

2007年5月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任俊红，关于后现代性质的两种观点，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4，15-17